

“你下点功夫，背《转法轮》吧，你只要下功夫，你能背下来的。”

我当时很勉强的点点头。回到家我就想，同修大姐比我大十岁，能背《转法轮》，我确实是应该背了。

第一遍背《转法轮》，觉的干扰特别大，背背停停，间或通读，差不多背了一年左右。但是，明显感到背法带来的美妙和殊胜无以言表，背法加深了我对大法无边内涵的领悟。有的时候，几天前刚刚背过的法，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在大脑中浮现，就知道如何按照炼功人的心性去约束自己。

我打算继续背，这一回，我按照教学生背英语单词的循环记忆法去背诵。当年我教的学生英语成绩考到全市第一名。我就认真给自己编排了背书计划，每天坚持再难也要完成。确实取得很好的效果。我每个月都去看望一次同修大姐，我们差不多同时背，我背的要快很多。越背法越明，越背法越静。有的时候，背着背着，就觉的世间万物荡然无存，只有我和眼前正背的《转法轮》这本书，简直太神奇了！什么也干扰不了我了！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一个生命溶于法中的那种状态。

现在背法比以前还快，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还背《精进要旨》，我打算把三本《精进要旨》也尽快背下来。

从得法至今，我跌跌撞撞，历尽坎坷走过了不同寻常的二十年。其实，还是有太多的神奇、太多的故事没有写进去。我每走一步，都历尽艰辛，但是时时都有师父的呵护。想到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为宇宙众生承受的一切，我泪如泉涌。作为弟子，我能做的，就是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尽自己的全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慈悲救度。

谨此第十四届大陆法会召开之际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

[2] 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网 第十四届大陆法会

特刊 [6]

- | | |
|----|--------------------|
| 02 | 青年弟子修炼二十载 处处感受师尊看护 |
| 10 | 我在看守所当“大王” |
| 21 | 足迹踏遍全县大小乡镇 |
| 28 | 市委批准退党 “全市第一例” |
| 32 | 我的修炼路 |



青年弟子修炼二十载 处处感受师尊看护

文：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于一九九七年十二岁时得法，今年三十二岁，下面是我的一部份修炼经历与体会，在此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

母亲重获新生，全家喜得大法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父母在我三岁的时候离异，我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母亲白天到集市上卖东西，挣钱养家，是姥姥一手把我带大的。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

时间一天天过去，母亲的收入还算乐观，足够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可是就在我八岁那年，母亲在一次外出进货过程中被小偷包围，母亲胆子特别小，由于过度惊吓，回来后得了一场大病。

医生看了，说是神经性的，无法医治，后来严重的时候，母亲卧床不起，生活都不能自理，命在旦夕。母亲甚至都交代好了后事，把我委托给我舅舅，请他一定把我养大成人。这真的犹如晴天霹雳，让全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许命不该绝，我母亲的朋友听说了，来我家，让我母亲练气功，就这样我母亲一学便学了四年。期间虽然病症有所缓和，可是时好时坏，不知啥时候，病又发作了，无法根治。

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姨姥姥来我家，向我母亲推荐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可我母亲听不进去，心想哪有那么神呢。我姨姥姥一看实在没有办法，就跟我母亲说：“你妈妈一身病，我教你炼功动作，你教她炼吧。”并送给了我母亲一盒师父讲法录音带。那时候，我姨姥姥都将近七十岁的人，大老远跑来，母亲感觉面子上过不去，勉强答应了，当场跟我

在近十年的教学中，我还遇到这样一个女孩：孩子长得非常甜美、秀气、外表温文尔雅，可是却敢于和男孩打架，而且是从幼儿园一直打到初中毕业，从无对手。她妈妈十分苦恼，跟我说，从孩子上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毕业，她总是因为孩子打架被老师找去，几乎每周都要被老师叫到学校去，都出名了，她这个当妈妈的被学生背后指指点点。她说：“老师，我都活够了，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孩子呢？”

我得知这些情况，及时给她们母女讲为何要“三退”，她们俩都退了，我送她们神韵光盘，给她们讲述大法的美好。这期间，恰巧赶上我的左脚摔了仅三天就神奇恢复的事，她们母女俩非常认同大法。

一天晚上，孩子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真幸运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你就像是一部传奇！”这个女孩我只教了几个月，她的成绩就由原来的七十八分提高到中考模拟考的一百二十六分（满分一百五十分），还如愿考取了省重点高中。

孩子的妈妈喜得大法。我送她《转法轮》和一个下载好大法内容的小音箱，并教会她五套功法。她得救了。

看到一个个得了法的生命，我由衷的感到欣慰，感谢师父的洪恩！

背法中升华

我在常人中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读诗，特别是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诗歌财富可供我读、背。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喜欢写诗，直到我工作后，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我的诗作。参加工作后，我一度安排自己每天背一首唐诗。

得法后，我觉的师父的诗是天底下最好的诗，内涵博大精深。我就利用坐公交车的时间背诵师父的《洪吟》、《洪吟二》、《洪吟三》。一位同修大姐知道了，让别人捎话给我：“既然能背师父的诗，为什么不背《转法轮》呢？”一次有机会和几个同修大姐小聚，临别时，那位同修大姐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

题，在我的帮助下，制止了孩子一次次参与打群架，他感慨的说：“老师，如果我早遇见你，我就不会和别人打架了！”孩子的父母对我都非常感激。

还有一名学生，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他的妈妈很大岁数才生了他，所以对他娇生惯养。孩子基本不爱学习，还经常玩手机。他的妈妈和我同龄，我们常常相互沟通。

我的课收费低廉，但从不敷衍，认真讲好每一堂课。这名学生从初一跟我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考大学。孩子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帮他疏导、化解。高考发榜后，全家人带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来看我。孩子的妈妈感动的说：“从孩子进幼儿园到高考，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老师，我们全家人特意来向你报喜，谢谢你！”我笑着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要谢谢我的师父！”

在我居住地的一个重点校区，我还遇到这样一名学生：上课要姥姥陪着，动不动还要脾气。她的姥姥文化程度低，只知道打孩子。孩子逆反心理非常强，她的姥姥非常苦恼。我抓住时机给这位姥姥洪法，并送她一张神韵光盘。孩子的姥姥看了神韵光盘非常激动，不停的说：“太好了！太好了！”结果这位学生和她的姥姥有缘得法了！我给孩子的姥姥买了小音箱，安装好TF卡，下载了师父广州讲法、五套功法的炼功音乐，孩子的姥姥有空就听，所有的内容都听完了，她激动的告诉我：“老师，谢谢你，我全明白了！”并劝所有的亲属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年有两个假期，每逢假期的时候，我给孩子上课。我的课极其特殊。每次课是二个半小时，我做了三个垫子，我们仨盘腿坐在垫子上先学《转法轮》一个小时，休息几分钟，再给孩子上英语课一个半小时。孩子的成绩提高很快，英语由来时的四十五分，提高到一百分。

因孩子的英语成绩提高如此之快，老师找到家长表扬。孩子的妈妈便专程来学校看望我。孩子捧着满分的卷纸，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我说：“老师，为什么你不是我的妈妈或姥姥呢？要不，我叫你阿姨吧。”

姨姥姥学了法轮功的炼功动作。

谁也没有料到，我母亲一炼动作，身体就感觉很舒服，也许就是师父说的有缘人吧。就这样，我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一开始，我母亲一边炼功一边听师父讲法录音，当听到“我是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我母亲随即说了一声：“师父，我就做您的真修弟子。”也许就是母亲的这一念，到了第七天，奇迹发生了，母亲的病症全部消失，身体感觉特别舒服，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

就在我母亲炼功几天后，母亲在一次妇女普查中，被检查出子宫瘤。可神奇的是炼功四个月零七天后，母亲亲眼见到子宫瘤掉下来了，身体也没有了异样的感觉。法轮功真的太神了，母亲高兴的嚎啕大哭，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真的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所能表达。

就这样，我和姥姥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姥姥修炼前身体很不好，常年吃药。刚开始学的时候，姥姥不敢断药，边吃药边学功，通过学法，姥姥慢慢认识到了，突然有一天，姥姥把家里所有的药全部都清理了，送给了不修炼的人。打那以后，姥姥的心脏病、类风湿、高血压、肾炎病全都好了，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

我得法那年十二岁，思想比较单纯，并没想过通过学大法能得到什么，最初的印象就感觉这个法好，我要学。通过学法，我知道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修炼，时时事事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没想到，学大法后，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从班里的中等偏上一直升到级部第二名。而且我从小落下的早上一吃饭就肚子疼，还有先天性口臭，一到春秋季节嘴唇干裂的毛病，都不知不觉中好了。尤其我是遗传性苍白头，上小学的时候，头上白头发就已经特别多，非常显眼，谁见了都让我吃黑豆、黑芝麻，说能起一定作用。可我就在学大法以后，我的白头发竟然奇迹般消失了，这是我从未想过的。还有我的头疼病、胃病，修大法以后都好了。见证了师父在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1]。

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我地同修遭大规模非法抓捕，我家资料点也被破坏，母亲当场走脱，我却被当人质绑架到派出所。那时我二十二岁。一开始，我心很不稳，怕心重，警察很是嚣张。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表面上好像自己很英勇，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争斗心所致，激起了他们不好的一面。结果，刚进派出所第二天，他们就给我戴手铐、脚镣，派出所所长亲自用电棍电击我耳朵、嘴等敏感部位。后来又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让我坐铁椅子，不让我睡觉，双手、双脚被卡住无法动弹。

期间一直有人轮流审讯我，问我打印机、资料从哪来的，平时都和谁联系。我心想我是不会说出任何一个人的。同时我边发正念边向内找，随着正念不断加强，感觉另外空间邪恶少了很多，环境也随之改善了，警察也没那么嚣张了，而且很多警察也转变了他们的态度。

我差不多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后来有好几个警察说我无畏生死，很是佩服我。我心想：“是啊，大法是好的，是正确的，学大法没有错，我们是宇宙间最正的生命，我有师父、有大法，怕什么。”正如师父讲的：“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2]。

那时候，我真的放下了生死，期间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有点像痞子流氓似的警察曾三番两次向我行恶。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给我“上大挂”——两只手腕被分别吊在两侧墙的铁链子上，胳膊被抬的老高，无法动弹。他怕我勒出伤痕，找我的废毛巾垫在两只手腕处，毛巾特别硬，我就感觉像针扎似的，几分钟后，就感觉疼痛难忍。加上那时候，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睡觉了，一闭眼，就睡着了，身子一晃又醒了。由于长时间坐铁椅子，我的脚和腿已经肿的老高老粗，脚上的鞋都撑破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却感觉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当时我没有对这个施暴警察一丝怨恨，就觉着他可怜，他也是受中

把书带走了？”我笑了：“我比学生早到，利用等学生的时间背《转法轮》。”我问父亲，想学大法是吗？父亲点了点头。我急忙去同修那里请来一本《转法轮》。

就这样，父亲得法了。他对我说，我就看你的腿神奇的恢复了，我就想学，只有李老师能治你的病。因为心脏不好，父亲睡眠很差，有时，一夜都很难保证睡一小时，他睡不着，就起身洗漱，看《转法轮》。父亲很有韧劲，从凌晨二、三点钟起床到六点我发正念时，每天坚持晨读《转法轮》，从未间断。师父慈悲，给父亲显现，父亲看着书，上面的字慢慢的变成了金色，而且还有立体感，继而整本书金光闪闪。父亲还能看见我家里有无数的万字符。

现在，父亲也跟我一起晨炼。八十三岁的老人走路一身轻，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给学生家长讲真相，劝“三退”

我从监狱回到家，看到一对年迈的双亲头发全白，谢绝了同修要将我营救到国外的打算，决定留下来照顾父母的日常生活，同时继续修炼。

为了生活，我办起了补课班，主教英语。我认真教学，语气和善，学生们都爱听我讲课，而且成绩提高很快。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讲真相，劝“三退”。

记得一名学生非常淘气，在学校从不听课，也从不做作业，父母、老师都管不了他，他的母亲给他找了许多补课班，都因为他和主课老师打架而放弃补课回家了。他来到我这里，却决定在我这学习。他的父亲知道后专程来看我，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老师能把他的儿子留住。我是一边讲英语一边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孩子很爱听，对我也很信任。慢慢的我才知道这是个问题孩子，并且好打架，和社会上的黑帮还有联系。我更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

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上乘功法，常念“法轮大法好”会遇难呈祥。孩子经常和我探讨他思想中的问

方便，我住的厅和卫生间里都开了一夜的灯。我不时的摸摸我的左腿，好像不是我的，一点感觉也没有，怎么办？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叫父亲照顾我，我要尽快的好起来。

第二天，父亲对我说，你学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李老师不是有站着炼的功吗，你炼一炼。我想，是啊，我得炼功啊。开始，我试着把身体重心放在右腿上，可是，一听到师尊那熟悉的口令，“两脚与肩同宽，自然站立，全身放松”，我就试着把重心放在两脚上，真的站的很稳。我坚持把动功炼完，只是第四套功法下蹲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毕竟坚持下来了。

父亲看到我把动功炼完，很高兴的说：“还有坐着炼的功呢！”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坚持上床打坐。我的左脚已经肿成面包状，黑紫色，碰都不敢碰，不过我还是忍着剧痛硬是把腿扳了上来。听着师尊的口令，我发出一念：炼功音乐不结束，绝不把腿搬下来。可是，左腿从脚趾到大腿根，剧烈的疼痛使我无法入定，涕泪横流，我的羊绒衫被泪水打湿了……

父亲心软了，对我说，你实在太疼就别炼了，我说：“师父为我承受的是巨大的难，我承受这点业力算什么。”就这样，我硬是忍着一小时的疼痛把静功也炼完了。

连续三天，我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炼功。

第三天我的腿奇迹般的可以走路了，第四天，我就去学校给学生上课了。而且，这期间我一直用右腿一蹦一蹦的坚持做饭，照顾父亲，丝毫没有拖累父亲。父亲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感慨的说，这要上医院，一个月也不一定好。

二零一四年也是在中国大年时，因急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心肌缺血，父亲的生命出现危险，凌晨二点半我打车带父亲去医院挂急诊。住院半个月后，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

一天，我上课回来，父亲拿着一张纸，问我上面的许多字念啥？还说：这些字你天天都在背。那时我去学校讲课乘坐公交车，我利用坐车的时间背《洪吟》、《洪吟二》、《洪吟三》。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我说，“这个字，《洪吟三》里有。”

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在读《洪吟三》呢！他问我，“你是不是

共毒害的生命，真心希望他好。当我发出这一念，他的态度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马把我放了下来，并且找来一个高凳子让我把脚放在上面好好休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善的力量。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法轮功是好的。

我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七天七夜，期间几乎未合眼睡过觉。那时候，我还没认识到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虽然期间我没说出任何同修，但我给警察提供了供词，把所有的事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就这样，我随后又被转到看守所。

来到看守所以后，我结识了好多同修，她们提醒我要多发正念、多背法。这一下点醒了我，是呀，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正念闯出去。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其余大部份时间就是跟同修们集体背法，发正念和炼功。让我惊讶的是，我在家里从来没背过法，在里面都是跟同修学着背的，可我背的特别快。尤其背“主意识要强”[3]这一章节，我就在听同修背了一、两遍以后，我就能熟练背下来了，而且好多是同修背了前面一句，后面一句接着就打入到我脑子里，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在鼓励我。

随着背法越来越多，我开始认识到要想闯出去，必须时时刻刻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包括我之前的供词我也不能承认。认识到就得做，对犯人的要求，我都不去配合，不管是早上做体操还是为了应付检查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都不配合，因为我不是犯人。有一次，上面来检查，要求全部都穿监服，因为大法弟子平时是不穿的。我们在一起切磋，都认为不能穿，就这样大家约定好谁也不穿。可是到了检查那一天，监室负责人刚张开口说了几句，大伙就开始穿起来，我心里急了，最后就剩我自己一个人没穿，一下矛头指向了我一个人。我仍然坚持不穿，结果一个巴掌就朝我脸上打过来。事后，同修们很是自责，都说是因为自己没做好害我一个人承受。我并没有埋怨同修，真心希望他们以后会做好。我悟到只有一步一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上师父安排的路。正如我在梦中所见，原本一片光秃秃的土地，一下变成绿油油

的草地，生机盎然。我知道我做对了，是师父在点悟我。

还有一次，也是上级来检查，我们被临时要求调换监室（是平时关押重刑犯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同意，同修们都说这一次一定要做好。大伙心特别齐，谁也不动，监室负责人动员了我们好大一阵，毫无效果，后来就找来了几个男警察，那意思拖也要把我们拖过去。我在心里求师父，就看他们两人一组，一人拽着我们一个胳膊拖着就走，尽管我竭尽全力拼命反抗，由于力量悬殊，还是被他们拖过去，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就在我倒地的一霎那，在场的犯人都吓哭了，就见我的头紧贴着床边木头柜的棱角倒了下去，如果撞上去惯性那么大，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还有一位同修被拖过来的时候，身体浑身颤抖，警察也害怕了，这时就听我们监室的一个女犯人跟监室负责人说，赶紧让她们回去吧，不然她们就要绝食抗议了。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过绝食，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让我们回原来监室了。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因为我们走正了，是师父把难给我们化解了。

后来我被构陷的案件到了公安、检察院，他们逐一对我问话，我全盘否定，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我在派出所里所遭受的迫害。他们一一做了记录，检察院的这个人听了我的讲述，很难相信派出所的暴行，说实话，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也不敢相信。在这里，我奉劝那些仍然行恶的警察们，大法弟子都很善良，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功名利禄继续行恶而葬送了自己的未来，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五个月零九天后，我被释放了出来，表面上是家里人找关系把我救出来的，我自己心里明白，谁也说了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是师父看我路走正了，把我从魔窟里救了出来。

在工作中成为“全能型人才”证实大法

从看守所回来后，二零零九年年初，我就开始出去找工作，一开始处处碰壁，接连换了好几个工作，工资低的可怜不说，

那一次，邪恶迫害我不到一个月。那天，我对监区的牢头（有时可替狱警行事）说：“邓姐，我想和你谈谈。”我们进了一间临时仓房。我对她说：“大姐，你入狱这些年了，法轮功没少接触吧？她们哪个是坏人？法轮大法叫人修心做好人，与人为善，是佛法啊！你善待大法弟子会得到福报的。”我和她谈了近一个小时，向她讲述大法的美好。到收工的时候，她对包夹我的犯人说：“今天起，让××正常睡觉吧！”

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2]我觉的，大法弟子在向迫害者讲清真相中，就是在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过程中。邪恶灭尽，迫害荡然无存。

为了减少迫害，也为了救度狱警们这些可悲而特殊的生命，在出监前，我诚恳的找到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某狱警大队长，和她交谈一个多小时。我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善恶有报的道理，最后她笑着把我送出办公室，嘱咐我出去后总结教训，既做事又要注意安全，不要再进来。我又找到监区一把手某狱警（教导员）交谈，她比较邪恶。我正告她：“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不要对大法弟子用电棍、酷刑。”她气得对我拍桌子，说那是例行公事，别人无权干涉。我也不退让，我说，希望你为了自己和家人、孩子的未来考虑。她不做声了。她接着问我父母多大岁数了，我回答后，她说，你爸妈每月来看你一次，不容易，回家多孝敬二老，不要再进来了。

父亲得法，无病一身轻

二零一二年中国年期间，一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不小心左脚踩空，摔下楼梯，我的左腿整条腿不能动了。我躺在走廊的地上，第一念就是：“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没事。”半个多小时我才爬起来，只用右腿一蹦一蹦地上了楼，我的左脚一点不能动，左腿一点不能动。

父亲不修炼，对我说：“去医院吧！”我说：“我没事，我是师父的弟子。爸爸，你休息吧。”那一晚，为了上卫生间

有师在，有法在，不怕。

由于不背监规，我和同修经常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体罚和凌辱，我也经常因为“违纪”，而不允许家属接见。在那个极其邪恶的氛围中，大法弟子的正念极为重要。一次，狱警指使刑事犯对我用极其残酷极其痛苦的刑罚——“柳树盘根”刑长时间捆绑我，让我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能动。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刑罚有多么的痛苦。我能做的就是发正念、背法，我同时发出一念：求师父帮我，将我所有的不适和痛苦全部转到施暴者身上。我每隔一会，就大声喊：“来人！”犯人们几个来回折腾下来，无可奈何，就给我松绑了。我的手腕、手臂只留下绳索深深的勒痕，很快就消失了。而打手们却一周都在承受着四肢难忍的酸痛。

有一次，全国公安系统到关我的省女子监狱检查工作，要抽查一名大法弟子。正好抽到我。我在包夹的陪同下被带到狱警办公室。他们问我对法轮功学员“转化”怎么看，机会可来了！我说：“法轮大法是叫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比好人还好的人，我们往哪转呢？大法弟子不应该转化！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仅几分钟，他们就让我回来了。监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长暴跳如雷，说我给整个省里的检查工作丢脸，我的表现说明他们“转化”法轮功学员失败，于是对我也开始了新一轮迫害。她们把我独自安排在一间监室，让四个刑事犯轮流毒打我（我发正念：所有疼痛和不适都转到施暴者身上！后来，谁也不敢对我动手了，她们都害怕我）。他们不让我睡觉。十一月的北方，各家各单位已经送暖，看守我的刑事犯棉帽子、棉袄、棉裤加棉鞋全副武装，而只让我穿着短袖背心赤着脚整夜站在走廊里。我就背法，静静的夜色，如水的月光陪伴着疲惫一天的我，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的寒冷，尤其是后半夜，我背法背的疲倦了，站在走廊里靠在墙上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就感到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股热流春风拂煦般吹着我的身体，只感到一股股暖意。我流泪了……

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弟子！师父就在我身边啊！

根本不适合自己。一次，我应聘了一个销售工作，公司老板亲自面试，期间问了我几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我印象最深刻，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我实话实说自己是单亲家庭，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结果他直言不讳，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不懂得沟通，更不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明显他否决了我，认为我不适合干销售。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出身、家庭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回家后，母亲也朝我发牢骚，对我找工作很发愁，没门路没关系的，一时间搞得我压力特别大。但我是修炼人，我想起了师父，我就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心里求师父说，“我的工作一切由师父您说了算，求师父帮我安排。”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现在的老板，我们几乎是擦肩而过。那天我从招聘会出来正要往楼下走，却被迎面而来的人叫住，张口就问我是来找工作的吗？就这样我很顺利的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一干就干了将近八年的时间。大法的神奇也处处在我工作中展现出来。

谁也不会料想到，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销售，我不但做了而且做的很成功。说实话，当初让我做销售，我自己心里也没底，确实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吧，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怎么喜欢说话，小时候让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我都紧张的要命，喘气都有障碍。学大法后，尽管我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多了，但做业务就是要求口才好，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也没有。可是当我做了以后，我们平时主要通过电话跟客户沟通、打交道。不可思议的是每当拿起电话来，我的思维变得异常清晰、敏捷，与客户对答如流。

在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真心对待每一个客户。从大法中我悟到，一个好的销售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多赚钱，而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替客户想着如何省钱。相处久了，客户都很信任我，也都很愿意跟我打交道买我的货。我负责的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刚开始我去公司的时候，两条生产线只开起来一条，产量虽然低，但经常出现滞销的现象，有时候，库存多了，没办法，就停产放假，对公司来说损失很大。后来

我接手以后，两条生产线逐渐都开了起来，产量比之前增加了将近一倍。除了设备检修、过年放假等特殊情况以外，从来没有因为产品滞销而停产过。我知道这些都是大法赐予的，如果不学大法，也许真如之前那个老板所说，依我先前的条件真的不太适合做销售工作。

我们公司分工不明确，除了做销售以外，我还负责部份单证的工作，有段时间，做信用证的特别多，是出口到孟加拉的，干外贸的都知道孟加拉的信用证特别繁琐，要求的单据特别多。尽管我第一次做，期间我一直与客户沟通，不会的他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当我去银行交单时，审单人员说，她还是头一次见到把单据做得这么完善的人，夸我认真，几乎找不到漏洞。我知道是大法赐予我的智慧。而且在我们公司我被称为“全能型人才”，有啥解不开的难题大伙都来找我，只要到我这，问题大多都迎刃而解了。

大法重塑了我的性格，让我从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变成了销售高手，让我成为了老板口中难得的人才，在工作中处处见证大法的神奇。

在工作中讲真相救众生

我工作的场合也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最多的是来拉货的司机。每次讲真相前，我都先清理空间场，“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一切师父说了算”，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再给司机讲真相。通常我都会主动上前跟司机说话，问他开车多长时间了，挺辛苦吧，寒暄几句，拉近与司机的关系后，我接着说：“你们司机开车安全最重要，我送你个保平安的好办法吧，请你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会保佑你。”大多数听了很高兴的答应了，并表示感谢。根据时间长短，我还会有针对性的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等。

一开始，因为自己怕心和顾虑心，不敢劝三退，就感觉在

以继日。就是这样，好像还是不能满足同修的需求。

二零零二年的初春，邪恶疯狂迫害，到处都是红色恐怖。尤其是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真相后，师父发表经文，国内出现多地大法弟子利用电视插播大法真相，江魔头邪恶至极，对大法弟子下达了开枪令。一天，同修拿来几幅照片给我看，我省某市的大法弟子参与电视插播真相，被邪恶开枪打中腿部两枪，学员幸运逃脱。我惊诧大法的神奇，但同修的血衣照片、子弹的照片对我的震撼太大了。我为大法弟子不惧生死、无私无我证实法的惊世壮举而感动、而落泪，我边哭边做资料，我觉的我能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够做证实大法的工作，我是多么的荣耀和自豪。

为了纪念“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同修需要大量的真相资料，由于工作量太大，又来了两位女同修帮我一起赶做资料。我们日夜兼程制作了大量大幅的尼龙绸缎条幅、精美的不干胶和其它真相资料，这些真相资料及时由当地同修散发、悬挂出去，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

后来，由于资料点的协调人被跟踪，我和同修再次被非法抓捕，被送往异地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俩不配合迫害，没有向警察吐露一个字。我和同修在牢房遭到死刑犯的毒打，我们双双绝食抗议。后来，我俩生命垂危，被送往医院抢救，我再一次被释放。遗憾的是，和我一起绝食的同修在医院抢救无效，被迫害离世。她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某地来的同修（指我）怎么样了？”

第二年我再次被迫害，被送往省女子监狱后才得知她的这一消息，我泣不成声。又一名同修走了，她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信师信法，身陷囹圄不迷途

二零零三年，因证实法讲真相，我再次被迫害，被冤判三年关到省女子监狱。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邪恶黑窝里，我和同修们随时都面临着残酷迫害。但是，对于真正的大法弟子来说，

着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告诉父亲：“你和妈多保重，不要惦念我”，之后我就去找同修了。

流离失所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辗转来到省内一个小镇，在那里，我和当地同修一起建立了资料点。

资料点的运作举步维艰。那时，我常常是上午还在这个资料点工作，下午就搬到另一处，搬家已经习以为常。同修刚刚送来租房子的钱，第二天，这个同修就被抓了，资料点的资金极其匮乏，困难重重……。

出于安全的考虑，同修决定让我独自一人在资料点工作。经过几番波折，资料点总算稳定下来了。

资料点刚刚稳定些，一天早上起来之后，我拿起裤子穿，发现裤子上到处是草虫。就是身体两边带很密的两排腿的那种北方常见的虫子。平时在家里，我娇生惯养，连苍蝇、蚊子都不敢打，尤其害怕虫子。这时，我望着空荡荡的屋子，所有的恐惧、委屈、不安、孤独、煎熬、无奈、无助、莫名的压抑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泪水湿透了衣衫……

哭过之后，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泪眼模糊中，师父的经文在我的脑中浮现，“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1] 看着师父法像，我对自己说：“不，我决不能倒下！我决不能退缩！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我的修炼之路！”

我擦干眼泪，抓住裤腿，使劲抖，把所有的虫子都抖出来，扫走倒进卫生间马桶。然后炼功、学法、做资料。

每天，同修来一次我的资料点，一是看望我，问我是否有何需要，二是取走我做好的资料，供当地同修散发。同修也会带来一些消息。经常是告诉我又有哪个资料点出事了，同修用的大法资料严重匮乏，你能不能多做些？我就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每天尽心尽力的做资料，几乎很少休息。有时，为了赶制同修急需的资料，甚至彻夜工作到天亮，接着又是夜

单位里，万一对方听了不认同，再跟同事说，影响其他同事对大法的看法。后来我认识到了这颗心，随着学法提高，修去了这颗心。我就先讲真相，再做三退，跟我接触的司机大部份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也有极个别不听不退的，只要见面，我就再跟他讲，不一定哪次就同意退了。

期间，我曾遇到一个师父家乡的人，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跟我说：他小时候见过师父，当时师父还在部队里。每当放学以后，他都会跑去找师父玩，那时候，他就感觉师父为人很善良、很正直。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我知道是师父让我救他呢，我随即给他讲了大法洪传盛况，并顺利的给他做了三退。

当然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有时候因为自己状态不好或者因为自己工作忙的缘故，错失了很多救人的机会，可每当我发愿想救这个人的时候，师父就给我安排好了，后面不一定啥时候，肯定会跟这个人再见面，我就赶紧讲，一般都顺利地给对方做了三退。真的是你有个好的愿望，师父就会帮你做。

能成为大法的一粒子，我真的感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感谢师父一直以来的慈悲呵护。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我在看守所当“大王”

文：广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二零一二年十月，我被“六一零”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洗脑班期间，我绝食、绝水反迫害。遭遇过野蛮灌食、关禁闭、通宵达旦的噪音干扰、警棍电击、强行加戴各种镣铐等酷刑。

当时我得法修炼三年多，因学法少没有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酷刑迫害中走过弯路，经历过剜心透骨的伤痛！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爬起来继续前行！

师父说：“你们别忘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你们是来证实法的！修炼苦，证实大法中邪恶更邪恶呀，能走过来的，就一定是众生之王。”[1]

伤痛过后我去掉了被迫害的观念，要把自己变成证实法的“众生之王”。在此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正念正行救众生，潇潇洒洒当大王的一段经历。

打坐炼功 喊“法轮大法好！”

这次我被恶警绑架后，他们对我进行了一个通宵的非法审讯，我没有任何口供。第二天，被送往看守所非法关押。刚迈进看守所的大院，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站在监仓前面最明显、最开阔的地方炼功。之后想什么时候炼，就什么时候炼，随时随地双盘发正念。

早、中、晚都有一群警察巡仓，我每次都对着他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开始时他们都快速走过去，后来就站在原地听着我喊完才离开。

有一狱警找我谈话，她让我坐在小凳子上。我将几个小凳

随着绝食的继续，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躺在硬邦邦的板铺上，我非常痛苦，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只要我一醒过来就在心里背法和发正念。绝食第九天，我的各项生理指标达到了极限，我连睁眼睛、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被送到监管医院迫害。临走前，号长背诵着我教她的诗和英语，最后一次给我洗头。全牢房里的人们也帮着我擦身体，大家都泣不成声，哭成一团，默默为我送行。

送到监管医院后，医生说，我只有一口气，随时都可能死亡，快办取保吧。看着我被迫害的样子，只有四、五十斤的体重，牢房的女警察哭了，只要她当班，每隔一会就来看看我，帮我掖好被子，小心呵护着，生怕我离世。我被安排做各项医学检查。我省的监管医院，有两个女牢，在最里边，紧挨着女牢是一排男牢房。杂役们用担架抬着我去做检查，要途经男牢。就在我的担架途经男牢的时候，我听见一位男同修用尽浑身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声音在监管医院的走廊里久久回荡……

我的眼泪瞬间从脸颊流淌下来，流了一路。我虽然已无力睁开眼睛也无力发出声音，但大法弟子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位男同修的声音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送到监管医院的第四天，医院的书记和院长都来看我，他们喊着我的名字，温和的说，“××，你真了不起，大法弟子了不起，法轮功了不起，我们正抓紧办手续，放你回家，你一定要保重啊！”就这样，绝食绝水第十二天，我被释放回家。

资料点的艰难时光

回家后不久的一天，区政法委和“六一零”的人来到我家，他们看到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就威逼我放弃信仰。我回绝了。又过了不几天，我和父亲下楼去银行帮亲戚看利率，回来时，看见一辆警车驶进我家院内，一行人急匆匆进我家单元门上楼了。我机智的躲开了，父亲前去打探，确实是来抓我的。父亲把兜里仅有的几十元钱交给了我，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大衣，望

每逢星期一，看守所里常常要翻号，她就帮我把师父经文和笔、纸藏起来，等翻号过后，再还给我。再后来，她还把别的牢房同修的经文带进来让我看。我如获至宝，抓紧一切时间背诵师父的经文。《论语》、《真修》、《悟》、《坚定》、《拜师》等《精进要旨》里的经文我能背诵下来几十篇。后来，陆续接到了新经文《秋风凉》、《法正人间预》，还有《洪吟》、《大法坚不可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什么是功能》等经文，我都照背不误。

在看守所里，弄到纸张非常难，哪怕只有一张小片纸，都很珍贵。《路》这篇经文就是当时的同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在牙膏盒内传过来的。看着同修写在牙膏盒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这来之不易的经文背下来。我每天坚持尽可能多的背法，并坚持发正念。随着背法，我渐渐的有了正念，怕心也少了很多，也很愧疚自己在外时没抓紧时间背法。除了邪恶提审，我就抓紧一切时间背法、发正念，我还常常把同修召集在一起背法。

一天，一名同修提审回来，把我们几个同修召集在一起，商量绝食抗议迫害的事。只有一名同修不参加，我同意参加，但并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悟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集体绝食后，马上就有同修被调到了没有大法弟子的牢房。调房后，我和同修都分别吃饭了。只有提议绝食的这位同修还在坚持绝食。

恶警对该同修进行迫害性灌食。每次同修被架出去迫害时，都经过我的牢房。我隔着窗帘缝隙看着同修，心如刀绞，也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才好。后来，我再次被调回到绝食同修所在的牢房，这时我就每天大量背诵师父经文、《洪吟》等，我们在法理上切磋、交流，终于有一天，我对同修说：“明天我开始绝食！”我默默的绝食，到第六天时，我的双腿再也没有力气，我站不起来了。邪恶知道后，威逼我吃饭喝水，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小手指粗的胶皮管子迫害性给我灌高浓度盐玉米面糊糊，我的食管被捅破，我的脸上、身上、地上全是血迹，但是狱医并没有放过我。

子叠在一起，高度与正常凳子一样才坐上去。她满面微笑的对我说：你要遵守监规纪律。我也满面微笑的说：“我只听我师父的！”她接着说：“那你们的曾主管回来会很不高兴的。”监仓里的人也告诉过我：曾狱警可不好惹，你要再这样炼功、高喊口号，她回来就得狠狠的收拾你……

一天上午，全监仓的在押人员都在风场排队坐好了，等着主管狱警来巡仓。大铁门突然发出一阵猛烈的撞击声，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急速的喊着：“曾主管来了，快坐好！”风场立即鸦雀无声。

我正坐在人群中双盘单手立掌，身体端坐着发正念。面容自然祥和，心底生出无尽的慈悲。

气势嚣张的邪恶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寂静中被解体……

我发完正念，这位主管要我去她的办公室谈话。一进门她就将一只脚“啪”踩在了面前的椅子上，让我坐到小凳子上去。

我说，请将你的脚拿下去我坐椅子，要么我坐地上炼功。她想了想说：“你炼功吧。”

我坐在地上双盘结印发正念，她类似自言自语的说：“我早就听说了，你把我整个监仓都快掀翻了！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你是什么感觉吗？”她的口气由强势突然变成了赞赏：“端庄，优雅，高贵……”

不知为什么，她告诉我，不要只在监仓里喊口号，要到大院子里去喊，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她每次到关我的监仓，都会打开监仓的大铁门，让我到院子里喊口号。我当然不放弃这个机会，马上就到大院子里高喊：“法轮大法好！”边走边喊，见人就喊……

我当了“大王”

后来，我从这个主管的监仓调到了另一个监仓，这个仓的主管姓陈。监仓的气氛与前一个感觉略有不同。

仓里有个个头高大的人张口闭口自称“朕”，哈，自己给

自己封个皇上当上了。正觉得可笑，有人就来问我想当什么？我毫不犹豫的说：“我当大王！”

那个“朕”受不了了，她大叫：“你凭什么当大王？”我说：“掰手腕！”我举着小细胳膊与大家掰手腕。结果连胜八、九人。“朕”心服口服“退位”让我当大王！

一只孤雁与免费律师

我负责画监仓里的壁画。关在前一个监仓时我画了一幅大型的油菜花。大家都说那幅画能疗伤，看一眼就心旷神怡。

我在画面上画了九只起飞的大雁，分别画在四处。监仓有一女子明明（化名），一直陪着我画画，我俩结下很深的缘份。她看到我在画面的最后画了一只孤雁，问我：“为什么最后只画一只，那么孤单？”刚画完，曾姓主管突然宣布要从仓里调走九个人，分别去四个监仓。只有明明一个人被调到最后一个仓，明明大哭着说她就是那只孤雁，是我把她画走了。

几天后，明明满面春风的出现在监仓的门口，原来最后那个仓是“大差仓”，她当上了“大差”（在监仓外面打杂，能在看守所的院子里自由走动），那是看守所里被关押的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明明说：“谢谢你的那只大雁，真是太神奇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定尽力。”

后来，明明真的帮上了大忙。回头一看一切都是师尊巧妙的安排，都是在为弟子铺就回家的路！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同修请律师给被非法关押的学员辩护的文章。因为我得法晚，相关的文章还没来得及认真看，对请律师更是没有概念，只是想，既然同修都请律师了，我也请一个吧，请来干什么呢？那就先结个缘借机给他讲真相，最好也能给他那个律师圈子讲真相。

我想大法弟子是被非法关押，请他来又是为给他讲真相救他的，那么理应是免费的。当然即使是免费的，素质也必须是高的，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我想到在常人这层有个礼尚往来的理，到时我就给他画一幅画吧。

睡觉、吃饭，我的时间多数都是和她在一起。

有一天，我跟妈妈讲了大法的美好，第二天妈妈起的很早，很神奇的就在我家附近找到了炼功点。现在知道了，是师父的法身引领妈妈找到的炼功点。打那以后，我和妈妈就一直在这个点炼功。很快，我们又联系到了附近的一个学法小组，我和妈妈风雨无阻就在这个学法小组学法，周末听师父讲法录音、看师父讲法录像，从未间断，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被迫中断。

第一次被迫害，正念冲出魔窟

二零零一年下半年，同修发资料被非法抓走，我受到牵连。第一次失去自由，看那牢房、铁门、铁窗，心里不时的发抖，不知如何是好，我该怎样做？我感觉一片茫然。当时我的怕心很重，时不时传来沉重的铁门开、关声，被提审人走动时刺耳的镣铐声，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当时和我关在同一个过渡房的一个同修，因不穿马甲，被多次毒打用刑，但是同修大姐仍然坚定的不配合邪恶，不穿马甲，对我的内心震撼很大。不久，同修大姐被送往某教养院迫害。我开始有了点正念，怕心也少了一点，我也决定不穿马甲。

不长时间，我被调到了另一个牢房。这个牢房原有四个同修。在我去之前，同修在号里不能正常学法炼功。有时开放风场，同修因为在放风场炼功而遭到毒打。我去了之后，号长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外企英语翻译。她乐坏了，她在看守所已关押了两年多，内心孤独寂寞，于是就让我教她英语打发时间，并亲切的叫我“老师”。我认真教，她也认真学，英语的读音不好学，我就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教她。慢慢的，她对我和同修的态度变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凶恶，对同修比较客气了。再开放风场，我和同修就在放风场炼功，她不但跟我学动功，还尽可能的保护我和同修的安全。后来，我也教她师父的《洪吟》，她也认真学，我们常常一起背诵师父的《洪吟》，牢房里经常传出我们爽朗的笑声。

什么时候走，三天基本就能把一周的工作处理完。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更多的同修，更好的做三件事。

感谢师尊的赐予，我有了时间，有了财力，有车，有技术，有恒心，我仰视师尊法像，心中对师父说：弟子一定在大法中提高自己，无论多么曲折、艰辛，我会做好三件事，以我的所能圆容整体，不负师尊慈悲救度。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合十
感谢同修！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

我的修炼路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得法

我和高中同学 A 君是多年的好朋友。婚后的她，身体状况一度很差，她们住在她丈夫单位的宿舍里。虚弱的时候，她连从门口走到窗户前的力气都没有。

一位同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她修炼后身体变化很大。有一天，她拿给我一本《转法轮》，要我回家看看，还说书里的内涵很深，层次很高的人都在学。就这样我得法了。那是一九九六年或一九九七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法的珍贵，也不很精進，只觉的《转法轮》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我是个好人，这本书我当然乐意接受。A 君就老是邀我去她那儿炼盘腿，一起学法。起初，我觉的我学不了法轮大法，同学双盘已经能盘半个小时了，而我，单盘腿还架的老高，腿疼的也很厉害，就是这样，坚持半个小时都困难。A 君总是鼓励我：“慢慢来，总能盘上的。”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拉着我去参加各个学法点的集体学法，去炼功点学功，我就像只快乐的小鸟，跟着她到处跑，除了上班、

我被警察绑架时正在丈夫的车上，因此他也一同被绑架，也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儿子还小，没人能帮我请律师，我决定了：要自己请一位免费的大律师！

身在牢笼，还要给自己请一位免费的大律师？这在任何一个常人来看都是做梦！可我相信师父，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2]

我刚作了这个决定，就有个吸毒女过来问我：“姐姐，你请律师吗？我请的律师很厉害，过去当过团长，曾做过法官，现在当律师。”我说：“就请他了。”

她给了我这个律师的地址，我立即写信请该仓主管狱警帮忙寄出去。主管狱警觉得很可笑，说：“这不是做梦吗？一个吸毒人员说的话你也相信？”我让她照寄就是了，按规定这样的信是不能寄的，但她还是答应给我寄出去。

几天后，这个律师真到看守所见我来了！我一看此人背景可能不凡。谈话中得知他过去果然当过团长，曾做过法官。他说：“我看到你的信很大气，所以决定来见你。”还说：“我的律师费很贵，起步就要多少万！不过你放心，我决定免费做你的律师。全程都会一直跟进，将你的损失降到最低。”我问：“你有什么要求吗？”他说：“我知道你会画画，给我画一幅画就行了。”他第二次来时带来了聘请律师的相关文件，我正式签了律师委托书。

就这样短短十几天时间，我那做梦般的设想全部实现了，就连给他画一幅画作为酬谢这样一个小细节都与我想的完全一致！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2] 师尊的慈悲无边无际！

此事在看守所引起轰动，其它监仓也有人知道了我免费请了一位大律师。

小宇的故事

来我们被关押的仓的人有福了：生活用品缺什么大家很快帮助凑齐了，这让新来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被感动的哭了。她们之所以哭，是因为她们明白的那一面知道她们要得救了。

与大家的关系相处的好，讲真相自然方便，有时候正和大家说说笑笑，拉着对方退到了一边劝“三退”，再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缘的众生就这样静静的明白真相“三退”。

我讲真相，我默写了师尊的《论语》让她背熟、默写。她很快背熟又认真的默写。几天后，她的老花眼恢复正常。此人是加拿大籍华人，她表示回加拿大后一定修炼法轮大法。她认真的对我说：“我是发自内心的将你当成大王的！”

一天，一个叫小宇的吸毒人员过来问我：“姐姐，你能教我炼法轮功吗？”我问：“这里是看守所你不怕吗？”她说：“不怕，马上加刑都不怕！”我心生敬佩，一个没修炼的常人在这地方能有这样的正念真了不起！我问：“你真想修炼就要戒掉毒品，你能吗？”她没说什么默默离去。

一天下午，她从外面回来高兴的对我说：“姐姐，刚刚主管叫我们到外面吸烟，我手里拿着烟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可是没想到主管亲自给我点上烟，没办法我吸了一口，再也吸不下去了，将那支香烟当场丢掉。法轮功太神奇了！在这里能戒掉香烟，出去后我就一定能戒掉毒品！”

我太震撼了！我的泪水落了下来……

我把自己写的真相资料拿给她看。她坐在我身边看，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不久，我发现她身上冒出密密麻麻的黑色汗珠子，如同弄脏了的汽油。她说头太疼了，象裂开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给她清理身体。稍微缓解一下她又接着看，她的身上一一直冒着黑色汗珠。

第二天，一女子小心的问我：“你给她看什么？她一捧起你那个本子，身上就发出汽油味，我被她熏的没处躲藏了。”我想到小宇身上冒出的黑色汗珠子，可能与汽油有关。我问她：“你做过与汽油有关的事吗？”她告诉我：她有一次醉驾，撞死了一家三口人，油箱撞碎洒了满地，那三个人都泡在汽油中……因那辆车是她男朋友的，家里花了一大笔钱，让她的男朋友顶罪坐牢，她却没什么事了。这些年来她因为毒品三番五次

办公室主任明白一些真相，他说法轮功早晚要平反。我告诉他，共产党迫害佛法弟子罪恶太大了，它没资格平反，老天灭定它了，最后他同意“三退”。他胆子小，不敢用翻墙软件看新闻，所以经常到我那坐坐，问我一些中央反腐的内幕。我去了办公室找钥匙，他马上找出钥匙给了我。

我去了那间办公室，慢慢找了起来，发现了一张我市电视台当年制作的诬蔑大法的光盘，发现了多年前的一些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和光盘收集起来，拿回去销毁。

还有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些诬蔑大法的刊版，那是政法委强令各单位制作悬挂的。我去把它们摘下来处理掉。单位新考进来的一名公务员看见了，就来帮我。他还翻出一本书主动递给我，说：“这是你最讨厌的人写的书。”正奇怪是谁写的呢？接过来一看竟然是江魔头的什么选集。这名公务员明白真相，郑重作过“三退”。

众生在觉醒，他们都想有正面的表现。

有一次和外单位的一位经理吃饭。我的一位同事指着我告诉那位经理：“就是他退党退成了。”那位经理敬佩的说：“那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帮组织啊！竟拿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

他们从常人的角度看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很简单。因为师父讲过：“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能完成历史上其他修炼人完成不了的，你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情。你是大法弟子，你有大法，你有未来的大法。”[2]

我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关键就在这里。

转换救人的新场地

师父再次巧妙安排：二零一七年，单位有一个去另一单位帮忙的名额，让我给赶上了。我去科室主任那里辞行。他明白真相作过“三退”，我对他说：“这里该做的基本上做了，心愿已了。”

在新的单位，我一下从忙忙碌碌中摆脱出来，我是去帮忙的，干多干少他们都没意见，没有行政约束，想什么时候走就

我又去了书记办公室两次，最终他下定决心去组织部问问。组织部回复：“可以按文件要求给予退党，但程序是要两人以上先做思想工作，然后党员会议要给差评，最后党委会开会批准报组织部备案。在政府部门退党，在全市还是第一例，没有参照，一定要谨慎操作。”

单位民主评议，我没参加，全局只有十九个人参加投票，我获得十三票差评，六票好评。我得知结果问同事：不是各个科室提前通知了给差评的吗？你们不填差评我就没法通过了。一同事马上从裤兜里拿出一张评议表说：“我都没填，表都拿回来了。又在那造假，哪来的十九票？”同事们哈哈大笑，说赤匪尽干这事。

几天后，单位做政工工作的同事告诉我：“你的事办成了，我们市两个人（批准退党），另一个人是企业的，情况和你不一样。在政府部门办理退党，过去没有过，你还是第一个。”

师父说过：“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它抓住钻空子。”[1]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这场正邪的大较量中，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我知道不管过程如何曲折艰辛，只要我按照大法要求做的端行的正，最终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心无遗憾

师父巧妙安排，书记办完这件事就调走了，他的那间办公室空闲着。单位的第一副局长开始兼任政工和办公室工作。副局长以前办过“三退”，和我的个人交情也比较好，对于我退党这件事，他一直坚持还象以前一样由财务科交党费，他说：

“共产党整人的手段多着呢，不可信，不同意这样办理。”

我去和他交流这件事，最后他拒绝参加会议，不发表意见。当我告诉他我想去书记的办公室看看时，他马上就明白了我要干什么了，提醒我，钥匙在办公室主任那里，你去找他拿钥匙，就说我说的，他会给你。

的坐牢，良心一直不安，所以想修炼法轮功。

我问：“你修炼法轮功是为了避难吗？”她说：“我是真心想修炼！”我说：“有三条人命在身，修炼可能要吃大苦的！”她说：“苦死都不怕！”刚说完她突然喊了一声肚子疼，急忙跑厕所去了。此后，拉肚子连续拉了两天。同时伴随着头疼，又发高烧，烧的昏迷过去。

当她再醒来后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没有炼功，如果忍不住你可以去医院。”她说能忍，又昏迷过去。我一直守在她身边，一边帮她擦洗手脚和满头的大汗，一边给她发正念。

看守所的医生给她测量体温要求立即送往武警医院住院。我给她准备衣物用品，并将师父的一首《洪吟》抄写在一张纸上给了她：“非是修行路上苦 生生世世业力阻 横心消业修心性 永得人身是佛祖”[3]。

临行前她告诉我，她听到警察偷偷的说高烧四十三度，她说，师父告诉她不要怕，再烧一个星期就没事了！我傻傻的回不过神来，四十三度？我好像还没听过谁高烧四十三度！

一周后，小宇回来了，她说：“姐姐，我真的高烧了一周，每天都背你抄写给我的那首诗。今天，一退烧就被送回来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啦！我回家后一定修炼法轮功。”

短短一周时间这个生命就获得了重生！我从内心为她高兴。

恭祝师尊中秋快乐！

中秋节就要到了，我希望能买到一箱苹果。于是全仓人都给家里寄去了苹果购买单。结果只有我买到了一箱苹果，中秋节前收到了。这是我被非法关押将近一年第一次买到苹果，约八十个，又大又新鲜。

之前我还收到家里送来的一大包衣物，有黄色弹力裤，白色棉袖衫，玫红色的布鞋等等，在看守所很难送进来那么精致的衣物和鞋子，原来是儿子请我的律师帮忙送来的。

我用水彩颜料画了一条横幅，内容是：“恭祝师尊中秋愉

快”！邪党是因为我张贴宣传法轮大法横幅为由来迫害我的，那我就要将“恭祝师尊中秋愉快”的横幅贴在邪党黑窝的墙壁上。

二零一三年中秋节，我经历了感天动地的一幕，终生难忘！

那天早上，我将那一箱苹果和我平时储存下的牛奶糖全部拿出来，平均每人一份分好。放眼望去好大的一大片，非常壮观！大家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静静的在我身边观望着……

我换上了白衫、黄裤、漂亮的鞋，心里想着：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今天都穿上了节日盛装用各种方式为慈悲伟大的师尊献上一份深深的敬贺！

在看守所，我能穿上今天这一身新衣就是盛装！在一片灰暗的囚服中光彩夺目！我也要多救人！也要为慈悲伟大的师尊敬上一份深深的祝福！

大家的目光跟随着我的一举一动，面对眼前的众生我的心中升起了无尽善念。我面带微笑，语言慈悲、祥和，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能在一起过中秋就是天大的缘份。你们能看到的面前的这些糖果，就是给大家准备的，当然以后还有更美好的礼物要给你们。”

我接着说：“今天是中秋节，我的师尊为了度众生千辛万苦！为了度弟子操尽了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能为师尊做任何事情，只能给我的师尊磕一个头，以此表达我深深的愧疚！无尽的想念！”

说着我将“恭祝师尊中秋愉快”的横幅贴在了监仓前面的墙壁上，桌子中间摆上了水果，在众人的注目下，给慈悲伟大的师尊庄重的磕了三个头！千言万语化成无声的泪……

监仓里异常寂静，我站起来时看到一张张挂着泪水的脸，接着听到有人失声痛哭……

在中国的黑窝里这样的一幕真是难能可贵！众生的善念被唤醒，有几个人一直在哭，她们说从没见过这样感人的场面。大部份人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真诚拥抱，相互祝福！极其珍惜的收起了各自的糖果。那天我们高兴的吃了自制的大餐，一

“我这属于信仰发生改变，‘革命意志动摇，组织上要挽救’我，可派人找我谈话，若谈话没有效果，再开支部会讨论、评议，最后报上级党委批准，组织部备案。”

他们就按照我说的办了。由局长、分管党建的书记、办公室主任分别找我谈话，我就和他们讲真相，谈邪党的本质。他们基本能够接受，只是局长反应比较大，说他是党委书记，他肯定要管。我想，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平时只是工作接触，还扯不上这个话题呢，就和他讲为何退党。讲到最后局长说，“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思想工作也不是一天能做完的，不想交党费那就不交吧，以后再说吧。”

后来有同事告诉我，财务科每个月都把我的党费给我补上了。听到这里，我淡淡一笑，他们造假那是他们的事。

递交《退党申请》

几年后，换了新局长，并新任命了分管党建的书记。这个党建书记做过“三退”，问我党费的事，我就讲这个过程，并正式递交了《退党申请》，要求按组织程序给予办理退党。

《退党申请》是另一种形式的讲真相，也是一封揭露邪恶的真相信。书记承诺说可以办，拿着《退党申请》和局长研究去了。一个月后，我问书记：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怎么没动静啊？书记笑笑说：“我刚管党建，不太懂，我就不该接你这个申请。”

再递《退党申请》

过了两年，又调来了新局长，并任命了新的分管党建的书记，这个书记受党文化毒害较深，对他讲真相，他总是摇头晃脑的说：你说的也信，也不可全信。

我再次递交了《退党申请》。和前任一样，他口头答应给办，但要跟局长商量。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我听说组织部下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清理问题党员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

市委批准退党 “全市第一例”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慈悲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明慧网一年一度的大陆网上法会开始了，作为大法中的一个粒子，这一年来稳步的做着三件事。随着正法形势的突飞猛进，师尊用巨大承受延长了时间。弟子以无上崇敬的心情将修炼中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开创局面，讲真相救人

我是一名工程师，在政府部门某局工作。我于一九九八年得法，很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踏踏实实在大法修炼中提高心性。在“七二零”迫害发生后，我有过一段时间的困惑和消沉。大法象指路明灯，消除了心中的迷茫，我汇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名利心较重，且大部份入了邪党，是受党文化毒害的重灾区。我也入过党，虽然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了，但是在单位人员眼里，好象我还是这个邪党的一名党员。“党员”这个身份就象一个污点，在我心里难以消除。

我发现，政府部门人员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问题敏感，他们通常会压下来，不敢办理，谁也不愿做出头鸟。但如果有的单位案例参照的话，他们就会模仿着去做。所以要让谁成为这类事情的带头人，是极其困难的。

当我单位的两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及科员的“三退”人数超过总数的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机缘成熟了，我想把局面打开，走出一条给后来人参照的路。

二零一零年，我研究了一下退党的组织程序，开始了第一步——拒交党费。单位领导一下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办理。我就耐心的教他们。我说，党章有规定，“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就按照组织程序进行吧。我顺着他的党文化的思路说：

整天，又笑又唱，欢乐伴随我们直到深夜……

救警察

身边的在押人员可以当面讲真相，那些警察的办公室里有关控、身上有执法录像仪，况且他们是被毒害最深的。这些年来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警察，他们当中的多数被阻挡着不肯听真相，他们真的是最可怜的。

对那些经常想方设法接触大法弟子的警察，包括看守所的这些狱警，我想都是与大法有缘的。

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4]，“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5]“你们大法弟子啊，无论身在何处，都会给那一方生命带来无限的福份，会给他们奠定将来的基础——将来得救的基础。就是这样。”[1]

我知道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必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决定书写真相资料揭露邪恶，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看守所的警察。既然我是大王，就应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就应该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的事情都由师尊做主。

我要购买五十本信纸，五十支笔芯。这个数量在谁来看都是不可能的（看守所只卖笔芯，限量每月最多购买十支、信纸十本）。

我填写了申请单，主管狱警真的就立即签上：“同意购买”。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五十本信纸，我抱着厚厚一摞信纸如同做梦！

我正在高兴，突然想起怎么没有笔芯呢？找遍了所有物品都没有笔芯，我知道这又是旧势力在捣乱，它们知道有纸没笔，那纸就是一堆废纸。但是我相信师父有的是办法！既然信纸都买回来了，笔就一定能解决！

这时有一名狱警正在巡仓，我喊她，请她给我拿两支笔来。一会儿，她从上面扔下两支笔来。我又大声喊，告诉她两支笔不够，请再给我准备一些。她说：“先用着，再给你去找。”

我想到写真相资料这么严肃，不能出现错别字，还需要一本字典。我向主管狱警借字典，她立即送来一本。

今天回想起来，觉得那个看守所的环境真是太宽松了！其实宽松与否是大法弟子的正念与人心决定的！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的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的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态，对环境的感受是不同的，那么每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同。”[6] 我们有伟大的师尊，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师尊就能为我们解决一切，要什么有什么，缺什么给什么。

第一天，我凌晨三点多起床发完正念就开始写真相信，一直写到天亮，白天又写了一整天，两支笔就用完了。

谁都知道自己手中的笔芯非常珍贵，但是大家知道我急用，除了自己留下一支都给了我。共有十几支，我将家里买来的物品分给大家作为交换。

此后，每天除了日常生活必须要做的杂务和两、三个小时的睡眠外，我手上的笔几乎没停过。开始时最难的就是突破昏睡这一大关，多少次，笔还在手里握着，人已经进入梦中；多少次看着自己的“豪华大铺”想躺上去睡一会儿，却只能告诫自己这里是魔窟！丝毫不能放松，否则前功尽弃，手中的笔就是众生的生命，任何的人心都会毁于一旦。

此后，凡是监仓人员有变动，就从新调来的人那里换取笔芯，也可以借机讲真相。

此时我体验到了大法的无限殊胜与美好，别人都在分分秒秒中煎熬，我却感到时间象飞一样快，好象还没写多少，一抬头天亮了，再一抬头天又黑了。那时我最怕的就是时间过得快，真是不可思议，在牢狱中能达到那种状态。

一天，我突然看见小窗口贴着一张熟悉的脸，是明明！我知道又是师父巧妙的安排！急忙凑过去对她说：“我急需笔芯，有多少要多少！”她很快就拿来了七、八支，她说如果不够会继续想办法。此后明明逐个仓去收集笔芯，有时一次拿来

白了。我们走时，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嘴里一个劲的说：“谢谢！谢谢！”我们说：是大法师父慈悲，让我们救人，那就谢谢我们师父吧！

走出这家，我们从心底感到高兴，这人在我们的慈悲的召唤下，终于改变了，得救了！真是：“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1]。

听了真相 警察让我们下车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们去了一个屯子。还有几户就讲完了，我俩从一家走出来，看见道上过来一辆警车，开到我们跟前停住，下来一个警察，对我俩说：“你们被举报了！”警察让我们上车。我想不能给刚得救的世人，造成负面影响，就上了车。

在车上我们给警察讲真相，开始他们不让我们说话。同修说：“孩子，你看现在谁还管这事啊，我们都是好人，又没干坏事。这大过年的，你把我们放了，也积点功德。”

这时他们不说话了，我们给他们讲了“自焚”是假的，是李东生参与编导陷害法轮功的。你看，李东生他已经进监狱遭报了！那周永康、薄熙来咋样？不但自己遭报还殃及家人。我们就一直讲，后来警察谁也不吱声了，都在默默的听……

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让我们下了车。我们说：“谢谢！你们会得福报的。”

第二天，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走上救人的路。

我们从严冬到酷暑，又从酷暑到严冬。从一开始的世人一听说是法轮功就害怕不听，到现在一听到是法轮功就说：“法轮大法好！”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也修出了慈悲、修出了正念，锻炼的更加成熟、理智。

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不断的用法归正自己，修正自己。只要相信师父，师父就在身边。遇事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求师父加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请师父放心！

注：[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苦口婆心劝善 终于使他得救

那天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凶的人，我们一进屋那人就说不好的话。我们一听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们边发正念边说：“大哥，你这样说对你不好，你说我们不好吗？我们大冷天，这么大老远的，给你送年历、对联，不向你耍一分钱，哪有这样的好事呀。”

他不让我们说话，声音还特别大，说：“我是党员，就是谁也别想给我洗脑。”我说：我们不想改变你，尊重你的选择，就想和你说话，告诉你的是天机。他说：“你说老天要灭中共，神佛保佑，谁看见了？”我说：空气你看不见，它也是真实存在的。他说：中共腐败，可现国家领导人不是反腐败了吗？同修说：现国家领导人我们不评论，不褒也不贬。但江泽民可不一样，他没干好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

他一听就说：“江泽民坏我承认，那毛××他可是……”我一听就说：大哥，你是过来人，文化大革命毛迫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他说：这我承认，我的一个同学，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死了，说他反革命，他还是没毕业的学生，反谁的命了？我说，“六四”学潮死多少人，你知道吗？大哥，你说那些冤魂能不找它算账吗？你说一个人犯了错误可以改，可那是人命啊，老天能饶它吗？你说它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你是党员，是它组成的一份子，能不受牵连吗？你说我没干坏事，怎么能证明你没干坏事呢？只有退出来，才能证明他们干的坏事和你无关。大哥，退了吧，用‘永福’这个名，就是永远幸福的意思，只要你点个头就行，人在做天在看，退了就躲过灾难了。我们是远道来的，你也不用和别人说你退党的事。

同修也慈悲的说：一看你就是一个直爽、善良的人，那好人咱得平安哪！退了吧。同修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说：你看我都为你们这些善良的人而着急呀！

他终于被同修的慈悲打动，答应退党了。接着我们又详细的和他讲了所谓“自焚”、“藏字石”等一些真相，他全听明

了二十几支，我可以踏踏实实的写了！

信纸也不够用了，明明又帮我收集信纸，因为我物品多，可以拿去交换，有时拿一箱方便面到别的仓去交换。那时我悟到家里不断送来食物和日用品，是给我解决笔芯、信纸用的。

我继续写下去，大家看到我每天凌晨一两点钟起床，有时十二点左右就起床，都劝我说，这样下去会累死的，还是多睡一会儿吧。后来大家看到我不但没事，而且越熬夜脸色越漂亮，白里透红，都觉得法轮功真的太神了！

我所写的真相资料，是修炼中的亲身经历和在明慧网上看过的资料，例如：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使亿万修炼者道德回升人心向善；法轮功祛病健身亿万人受益；中共捏造的所谓“1400例”谎言；天安门广场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三十六位不同国家的大法弟子在天安门广场打出“真、善、忍”横幅；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震惊世界；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为什么“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洪传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师尊的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荣获褒奖与支持信函3000多项；大纪元网站记录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已达一亿一千一百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为何“三退”，怎样办理“三退”；善恶有报，恶报实例等等，最后自己编写了一首顺口溜式的劝善诗句。

我用了七十天编写出四十六本真相资料。用了约两百支笔芯！明明说整个看守所女仓的笔芯，能搜集的她都搜集来了！这一切的一切，一个一个的不可能，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变成了现实。

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7]

我将一套完整的真相资料，共二十七本，还有写给看守所警察们的一封厚厚的书信，一同包装的整齐美观，在众人的注

目下，郑重的交到陈姓主管狱警的手上，请她转交给其他狱警。

希望这份真相资料能使看守所的警察们明白法轮大法的珍贵、美好！看清邪党，珍惜救命机缘！并将这份救命的真相资料传递给亲友，能为更多的生命留下美好的未来！

我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套共十九本真相资料我就准备带去女子监狱，那里的众生也等着救度。

我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三年，在那里继续反迫害、救众生。

如今，我离开黑窝已数月，两个月前完成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寄往两高。收到两高妥回收执。

邮寄控告状的当天，邮局的工作人员给我办理完快递邮件后，很郑重的交给我一张金卡，她说：“欢迎你多到我们邮局来邮寄邮件！”我想起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给众生邮寄真相资料，我悟到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

弟子惭愧，无以回报！一定多学法，实实在在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弟子叩拜恩师！

第一次投稿，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因果〉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唯一的希望〉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良的人能得救，我们就是再吃苦也值得。”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外，还站在那说：“谢谢你们！”

看到他从心里明白了真相，我们从心里高兴。我们早已忘记我们是在大雪天里了。

遇到干扰不绕开

一天，我们去的那个村里的第一家，女主人就不认同大法，说她家亲戚就学，和她说了多少回了，她都没退，然后她说：你俩赶快走吧，这个屯不能讲，没人信，都信佛，还有人举报法轮功呢，前几天就有人在这被抓了。我是好心告诉你们，你们赶快走吧。

我俩不被带动，又继续走。结果这个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听真相后都做了“三退”，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想：今天如果被她带动，被她吓住，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得救了。

第二天又来到一个屯。这家男主人五十多岁，我们刚说明来意，他就很凶的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同修说：“你干什么的不要紧，我是来救你命的。现在许多高官都知道共产党不行了，都‘三退’自救呢。”我说：“咱好人没干坏事，老天淘汰的是坏人，咱别受牵连，心里退出党、团、队就行，用小名、化名都行。”听完他不那么凶了，口气缓和了点，说：“你们走吧！可千万别上旁边这家去，他家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就得把你们抓起来。他们可是当官的。”我们又劝他几句，他就是不听，我们只好走出这家。

出了门，我们心里非常平静，完全没有被他的话带动，心里求师父加持。于是，我们大大方方的来到这家。进屋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我们进来，他坐了起来。

我们说：我们是免费给你们送二零一七年台历来的，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谁要就能给谁带来吉祥。接着，就给他讲真相。那人是党员，听了真相后很认同，并作了“三退”。我们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让他再详细的看看，为什么“三退”。又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都高兴的接受了。

有一天，刚下车就飘起了雪花，我们没在意，挨家讲。越走雪下的越大，我们顶着雪把整个村子挨家挨户的都去讲了真相，另两个同修也给另一个村子的各家都讲了真相。

一个同修说：这个乡还有两个小屯子没去讲过真相，我们今天也去给他们讲了吧。于是我们顶着雪又挨家挨户，给那两个小屯子的人讲了真相。

该讲真相的村屯都讲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鞋都湿透了。可脚一点没觉得冷，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为他得救而高兴

这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这家的男主人有六十多岁。我们拿出台历送给他说：是免费赠送。他接过台历说：“看你们，做些这种慈善的事有多好！不像有的人那样，那天我去县里看见一个男的，身上穿的大背心上还写着：‘法轮大法好！’还宣传那东西呢！”

我们一听，这是个不明真相的人。

同修说：大哥，不瞒你说，我俩就是炼法轮功的。他一听就说：“是吗？看你们也挺好的，怎么能信那东西呢？”我们告诉他，法轮功可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炼法轮功的人，当官不贪、做买卖不骗人，都是真心为别人好。就像我们今天不图你一分钱，还白送你东西，这不好吗？我又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就象拍电视剧一样，是人演的戏。现在天灾人祸多，是因为人的道德下滑，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惩治那些坏人，留下的是好人。好人就是认同“真、善、忍”的人。大哥，你说我说的对不？他说：啊，是这样啊，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我们又给他讲了藏字石，讲了“三退”保平安。他很高兴的退了团。

我们又讲了一会，就告别要走。他说：“哎，你们也太不容易了，这么冷的天，顶着大雪，还挨家给我们送东西，你们吃了饭再走吧。”我们说：“谢谢大哥，只要你们这些善

足迹踏遍全县大小乡镇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师父好！

同修们好！

二零一五年年底，我和同修悟到应该去救那些偏远山区听不到真相的有缘人。自那以后，风风雨雨中，我们已坚持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走遍了全县的大小村庄，我们让那里的百姓听到了大法的福音；我们遇到过干扰、威胁、恐吓、绑架；更多的是，我们听到了明白真相后世人的感激、钦佩和赞许。

到百姓家里讲真相

在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劝三退中，一开始正念不强，人一多就不会讲了，自然不认同的世人就多。农村，天一热，在外面乘凉的人多起来了，他们不但不认同我们所讲的，还在后面指着我们说：“她们是让人退党的……”弄的我们很被动，讲真相效果不好。

回来的路上，同修对我说：“你应该改变观念，你老认为一个人不认同，好像其他人也都不认同。咱们应该这样想：人多，能救的人就多，一人认同，其他人都会认同。”对呀，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这才是正念啊！从这以后，正念强了，遇到人多时心里就不发怵了，会讲了。

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有两伙人在打麻将，还有两个看热闹的。我们进屋先说：耽误大家一小会儿，告诉你们一件大事。现在咱中国最大的事就是“三退”保平安。什么是“三退”？就是退出咱们以前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现在全国已经有二亿多人“三退”了。为什么要“三退”？大家知道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怎么败坏的这么快？都是中共造成的。中共夺权以来，不许老百姓有自己的信仰，向全国人民灌输无神论，砸庙，拆教堂，关押甚至杀害信神的人。人不信神，21

就不相信“善恶有报”，那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老天能让人这样继续坏下去吗？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淘汰坏人的时候，咱好人怎么办？咱得留下来啊，怎么才能留下了呢？就是和中共脱离关系，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的组织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退出后天灭中共和坏人时咱们就不受它的牵连。

讲到这，人们就明白了，都说：“好，退出来，天灭中共时咱们都不受牵连。”

于是我们就挨个问入过啥？姓啥？第一个说入过队，姓李，我说：“就用李顺给你退了。”他说：好！第二个姓张，就叫张利。就这样我用一些吉利的字词加上他们的姓，把这一屋人都劝退了。然后又送一些真相期刊、对联、年历、护身符等给他们，让他们回家好好看看。最后祝他们在二零一七年幸福吉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听了都很高兴。

还有一天，我们来到一家。这家人正在弄辣椒，炕上坐了有七、八个人。我们进屋后说：“我们是县里来的，有个好事不想落下你们，希望你们能幸福平安。”说完也就给他们讲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他们听后都很认同。也给他们起个化名退出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然后又给他们送上一些真相资料和祝福的话，笑着和他们道别。

不落下一个有缘人

一天，我们来到一个村子，同修说前些天有其他同修来过，但没有几个认同的，因为这个村信基督教的多。我们就先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进了村，走到一户人家，我们说明来意，这家人很认同，就又去了下一家。

这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我们热情的招呼他：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福来了，再告诉你一个好事——“三退”保平安。共产党砸寺庙、毁寺院、战天斗地、反神佛，使人道德下滑。人不治天治，老天要淘汰坏人，咱好人可别受牵连。凡是入过党、团、队的，都是它的一份子，会跟着遭殃的。只要退出它的无神论组织，认同法轮大法好的，都会平安的度过

以后的大劫难。心里退出，用化名也行。

那人听明白了，说，“好，我入过队，退了。”我们又送给他真相期刊看。

这时又过来两个人，我们也跟他们讲真相，他们都抢着要真相资料。陆陆续续过来有十三、四人，我俩都挨个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喊：“这年头，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人管。共产党完了，法轮大法好！”

有的农民中午习惯睡午觉。以前遇到睡午觉的，怕打扰人家，就走开了。想到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很难再有下一次，不想落下睡午觉的人。同修说：我遇到睡午觉的，就会叫醒他，跟他说：“对不起，打扰你一下。本不想打扰你，但我说的这件事比你睡觉更重要，不想把你落下。”听我这么一说，人家也就听我给他讲了，有的还“三退”呢。

听同修这么一说，我感到自己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再以后我也改变观念，真正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得救度，也象同修那样去做。大多都能认同，还都说谢谢！

这时更体会到只要是心怀慈悲心，一心为了对方好，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救了人。

救人啥也挡不住

去年入冬后，下了一场特大的大雪，气温低，雪一直不化，路面特别滑，也就下不了乡了。

有一次，听到姐姐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啥也挡不住！”一下提醒了我：是呀，在救人上，我们也应该啥也挡不住啊！试想如果你有工作，能因为下雪路滑不上班吗？那为什么救人就能停下呢？这样一悟，我马上给同修打电话。

就在我打电话的同时，同修也悟到了：下雪路滑是干扰，是旧势力换了新招来阻挡我们救人。我们不能被假相所迷，该干啥干啥。我们又叫上其他同修一起下乡去了。当天顺利的劝退了一百多人。第二天就阳光明媚，雪开始融化了。

我们悟对了，冰雪也融化了。